

舊唐書

一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官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
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
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
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

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
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
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嘗也而后妃四星一
爲正后今旣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
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
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爲正
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
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寢盛大
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汨末塗淪敗
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
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枉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
后歿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
韋庶人生有翌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宗
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

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勲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煙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衛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鎧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尋加光祿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酒爲樂未嘗以職務留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私羊爲御史所劾以舊恩免

罪貶授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爲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襄官爲立碑儉少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儉孫從心神龍中以子駿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駿先天中爲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羣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爲備太宗外以討賊爲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與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祚真食千二百戶特賜以宮女每宿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

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勲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
誠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
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足以媿其心大理少
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
性靈得綸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
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
視其所爲見順德頽然而醉論者以爲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
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
受百姓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
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尋又坐事
免發疾太宗聞而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
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爲之罷朝遣使緡贈荊州都督
謚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卧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生率衆陣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弃馬投壘弘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殷開山爲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疋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二十疋及破京城功爲第一從太宗擊薛

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
太宗經略東都戰于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弘基爲殿隋將段達張志
陣於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勲
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摠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
塘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摠管咸敗唯
弘基一軍盡力苦鬪矢盡爲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
帛甚厚仁果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弘基屯晉州裴
寂爲宋金剛所敗人情崩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
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摠管從太宗屯于栢壁
率兵二千自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弘基堅壁不能進
及金剛遁弘基率騎邀之至于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
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授秉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弘基率
步騎一萬自豳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
神通備胡寢於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眞食九百戶太宗即位顧待益

隆李孝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其封爵徵拜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弘基爲前軍大摠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爲立碑謚曰襄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祕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叅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剋西河太宗爲渭北道元帥引爲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

與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
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
從擊薛舉爲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誠之曰賊衆
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靜
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何乃以勅敵遺王也
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我請曜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塢
爲舉所乘軍乃大敗嶠坐減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果復其爵位武德
二年兼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從太宗討平王世充
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臨喪哭之甚慟贈
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
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
廟庭十七年又與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
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嶠從祖弟聞禮有
文學武德中爲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聞禮子仲容亦知名

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雋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爲太原留守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爲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靜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府建引爲戶曹叅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爲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歷刑部尚書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

督賜實封三百戶九年卒太宗手勅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並宜優厚贈民部尚書諡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玄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南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爲汝州刺史子竒長壽中爲天官侍郎爲酷吏所陷也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趨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爲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爲得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摠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正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

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
並先登陷陣授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銳渡河以
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柰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
下京城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
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
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
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
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
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
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
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
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與紹並在長
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
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爲計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

易可藏隱當別自爲計矣紹即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自稱摠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留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爲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勲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叅佐命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諡法

明德有功曰昭諡公主爲昭子哲威歷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弟
令武謀反徙嶺南起爲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
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
收之行至華陰自殺仍戮其屍公主賜死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拜
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果遷左驍
衛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
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
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卒太宗爲之廢
朝諡曰忠

武士護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
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爲太原留守引爲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護
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
尚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
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護曰弘基等皆鑽三衛所

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護曰此並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王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護謂德平曰討捕之兵揔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護爲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祿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起士護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効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歷利州荊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諡曰定顯慶元年以后父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尉太原王特詔配享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孫承嗣事在外戚傳士護長兄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次兄士逸亦有戰功武德初爲齊王府戶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爲劉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

計及武周平甚見慰勉累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爲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脫高祖蒲州之急侍獵苑囿諫太宗馬上之言可謂純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弘基臨難不屈陷陣多剋捷之勲殷嶠劉政會柴嗣昌並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廝養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護首叅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勲弘基六士義合風雲

唐書列傳卷第八

唐書列傳卷第九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屈突通

子壽少子詮

任瓌

丘和

子行恭行恭子神勣

許紹

嫡孫力士力士子欽明紹次子智仁少子圍師

李襲志

弟襲譽子懷儼

姜謩

子行本行本子簡簡子晞簡弟柔遠柔遠子皎晦皎男慶

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尚忠慤檢身
清正好武略善騎射開皇中爲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
群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
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群下
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
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
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

由是漸見委信擢爲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爲人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勅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爲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鷄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爲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爲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旣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所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

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爲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

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爲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仕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旣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爲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于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

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戶加左光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帛以卹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詮官至瀛州刺史

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爲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已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耳門戶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

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
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
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
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
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
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邵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
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
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廼
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瓌
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
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千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
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即位
改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
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邛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

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爲徐州行臺尚書令率所部詣
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
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
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
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
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爲變瓌不荅樞至則分配質子並
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旣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
曰質子父兄悉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
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
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旣遣縣人殺賊質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
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摠管仍爲大使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
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妬悍無禮爲世所譏
及輔公柝平拜邢州都督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爲典膳監瓌坐
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

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
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
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爲蒲州刺史諒使兵士
服婦人服戴纂羅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
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
過代州和獻食其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
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
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和在
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
漁百姓咸怨數爲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黃門侍郎裴矩奏
言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爲交趾
太守旣至撫諸豪桀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爲化及所弑鴻臚卿竄
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
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並

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真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真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摠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之興引入卧內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摠管諡曰襄賜東園秘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盜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

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
率其衆與師利共謁太宗于渭北拜光祿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
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勲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
誅也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爲法司
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侯將軍高宗
嗣位歷遷右武侯大將軍兼陝二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
德二年卒年八十贈荊州都督謚曰襄賜溫明秘器陪葬昭陵行恭
性嚴酷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月
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
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旣而
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
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
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
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

昭陵闕前子神勣嗣聖元年爲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旣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鞠獄與周興來俊臣等俱號爲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和少子行掩高宗時爲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摠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弒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以郡遥屬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豐陽等諸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勅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喬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不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

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爲温州刺史委以招慰時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沂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闥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錄事叅軍李弘節子壻張玄靜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船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爲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圖荊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

子欽寂嗣萬歲登封年爲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隴山軍計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說

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褻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爲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祿卿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涼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者稱之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勲授温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其父爲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中卒紹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

四遷龍朔中爲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爲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賊事露圍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摠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後聞宇文化及弒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他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

原共雪讎耻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爲逆節而
求生尉他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
守經二年而無援卒爲蕭銑所陷銑署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摠管
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永平
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志曰卿昔久在桂
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圯絕率衆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
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況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並立誠
效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州
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
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擬襲志桂州摠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
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公柝反又以襲志爲水軍摠管討平
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
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襲志弟襲譽
襲興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爲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

爲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譽爲潞州摠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光祿卿蒲州刺史轉楊州大都督府長史爲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楊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尋轉涼州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憾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

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兄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以書有汧左授郢州刺史後卒于禮部侍郎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摠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爲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錄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爲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錄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爲舉所敗徵謩還京拜負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

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
靜之暮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
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
岷州都督諡曰安子行本貞觀中爲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
宮行本摠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
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趨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
內宿衛名爲飛騎每遊幸即騎以從分隸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
本爲行軍副摠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
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
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爲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
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
里通寇用是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
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爲師未可
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

大將軍邲國公諡曰襄陪葬昭陵

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簡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命之捨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鬪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遽令徙植於其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玄宗將討之皎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戶玄宗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勅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況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量體靜而

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
子陵之共學朕常遊幸于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
私謂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
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
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
號王邕等鞠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識記不言田叔之髡
鉗罔憚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
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戴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
命預覩成龍之徵人而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羅貶斥嚴
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
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祗膺寶位又共翦姦臣拜以光寵
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
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
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

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勅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謹立誠精識比於橋玄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風不涉躑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爲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皎復起爲秘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奏勅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配涿嶺外下制曰

秘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錄寵是以加旣忘滿盈之誠又虧靜慎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宮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茲舊勲免此殊死宜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旣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爲寃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爲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玄宗復思皎舊勲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贈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尚書仍贈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生未晬玄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爲相當軸用事林甫即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天寶十載詔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荅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苟免破仁杲之衆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丘和許紹李

襲志咸遇真主得爲故人或敘舊立功或率衆歸國尋其履迹皆有
可稱襲志爲政襲譽訓子庶幾弘遠矣姜暮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
勤濟多剋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冤亦冒寵自掇豈
非無德而祿福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妬妻無禮任親戚求財丘和
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替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唐書列傳卷第九

唐書列傳卷第十

劉

胸

聞人詮校刻

宗室

太祖諸子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

神通

子道彥

孝節

孝同

孝慈

襄邑王神符

長平王叔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子晦

孝恭弟瑊

漢陽王瓌

附河間王

廬江王瑗

王君廟附

淮陽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義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陝州摠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為行軍摠管討

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摠管于筠悉肆焉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爲武周所害高祖爲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屍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爲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爲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鄆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鄆縣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摠管以史萬寶爲副裴勣爲長史柳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高祖聞之大悅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爲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

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剋在日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爲軍賞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勲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于軍中旣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爲華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爲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爲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敎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

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四年薨太宗爲之廢朝贈司空諡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鄧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廷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彥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旣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

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䟽降爵為郡公唯
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彥等並隨例降爵道彥與季弟孝逸最
知名

道彥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
中食盡道彥著弊衣出人間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噉
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
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
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為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躬植松柏容貌衰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
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喻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
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
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
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
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

與之歎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關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羗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彥不能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彥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後起爲涼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爲左衛將軍其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王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超據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且憑山爲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之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

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
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
陰大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
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
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
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
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讒毀之垂拱二
年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
逸字云走遶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
功滅死配徙儋州尋卒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
曾孫國貞別有傳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義寧初授光祿大夫封
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
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

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衛輿之而升尋授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監臨川郡公文暕歷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貶為滕州別駕尋被誅文暕子佺開元中為宗正卿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父禕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叔良義寧中授左光祿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為王師鎮涇州以禦葦舉舉乃陽言食盡引兵南去遣高城人偽以降叔良遣驃騎劉感率衆赴之至百里細川伏兵發官軍敗績劉感没于陣叔良大懼出金以賜士卒嚴為守備涇州僅全四年突厥

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
摠管謚曰肅子孝協嗣武德五年封范陽郡王貞觀初以屬踈例降
封郇國公累遷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賊賜死孝協弟孝斌官至原
州都督府長史孝斌子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則天革命宗室
多見構陷思訓遂棄官潛匿神龍初中宗初復宗社以思訓舊齒驟
遷宗正卿封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戶歷益州長史開元初左羽林大
將軍進封彭國公更加實封二百戶尋轉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
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
水思訓弟思誨垂拱中揚州叅軍思誨子林甫別有傳叔良弟德良
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興王貞觀十一年薨贈涼州都督德良孫
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紹封新興王尋坐附會
太平公主伏誅改姓厲氏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撫步
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樂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
後官至澤州刺史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長樂王時有人盜其馬者

幼良獲盜而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盜者信有罪矣專殺豈非枉邪遣禮部尚書李綱於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自後累遷涼州都督嘗引不逞百餘人爲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爲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爲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爲變遂縊殺之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摠管父安隋領軍大將軍武德初追封蔚爲蔡王安爲西平王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璿賣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咄祿特勤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歷蒲絳二州摠管及宋金剛陷滄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爲隰州摠管以鎮之馭衆寬簡夷夏安之三年薨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爲公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師拜左光祿大夫尋爲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

案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東皆爲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摠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爲王改信州爲夔州使拜孝恭爲摠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摠管統水陸十二摠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剋之所得舩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舩當藉其用何爲弃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舩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舩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旣内外阻絕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摠管使畫工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三銅冶百姓利焉六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荆襄雖定

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盪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奔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摠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楊子鎮。公祏窮蹙。奔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

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翫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旣破公柘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勲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衛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戶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爲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爲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

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爲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踴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尚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尚書永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子榮爲酷吏所殺孝恭弟瑊武德中爲尚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瑊弟瓌義師剋京城授瓌左光祿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爲王時突厥屢爲侵寇高祖使瓌賁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

武侯將軍轉衛尉卿代兄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存清靜深爲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爲公時長史馮長命曾爲御史大夫素矜衙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冲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尚書冲虚卒于尚方監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摠管封廬江王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儒悞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爲盜勇力絕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爲己功遂給瑗曰京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叅軍王利涉說瑗

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爲反矣須改易法度以權宜應變先定衆心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僞官今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本兵諸州儻有不從即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內外機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決君廓知之馳斬詵持首告其衆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勅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爲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若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意欲何從衆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衆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衆皆倒戈一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

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當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
首京師絕其屬籍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爲羣盜聚徒千
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衆歸國
歷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
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
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眦出
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
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
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
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戶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
數以朝憲脅之懼爲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史而
遁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摠管武德初追封雍王
父贊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

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寶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澤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擒全軍盡沒惟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刻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爲淮

陽王令主道玄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洩主非
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平王贈戶部尚書道宗武
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計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
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
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鋒
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
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
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
効五年授靈州摠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于
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
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
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
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

邊人悅服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沙鈴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召拜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信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尋坐賊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輟跡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爲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部尚書

時候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勲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靖爲前鋒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旣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靖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爲其針賜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

太常卿求徵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戶四年房遺愛伏誅
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
道病卒年五十四及無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
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
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恒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

隴西王博義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並早卒武
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澄洪並無後博義即湛第
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尚書加特進博義有
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梁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
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
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
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咸亨二年薨贈開府儀
同三司荊州都督謚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
都督薨謚曰敬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踈屬致廬江爲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玄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弘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祐入朝定君臣之分賣第爲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爲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荅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求微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贊曰踈屬盡封啓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唐書列傳卷第十



唐書列傳卷第十一

劉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林

温大雅子無隱大雅弟彦博

陳叔達

竇威

達子輝兄子軌執子奉節琮從子抗抗子衍靜靜子

温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

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叅軍事掌

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叅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

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祕策

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其祖父

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謚曰孝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彥博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末爲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內史省轉通直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爲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隄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爲行軍

長史與虜戰於太谷軍敗彥博沒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
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
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
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聽訟盈庭彥博惟騁辭辯與之
相詰終日諠擾頗爲識者所嗤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
二年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
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
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宴朝臣詔太宗論旨
旣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
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
歸我本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
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爲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
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
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虚之地二則示無猜

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爲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旣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爲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天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爲造堂焉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大雅弟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爲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畧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

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博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敕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摺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手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閨廷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丘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荅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

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內史舍人以數
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
府司錄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
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
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為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
入卧內常為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
此職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
昔在漢朝再為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
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
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代為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
尋卒家無餘財遺令薄葬謚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
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有文集十卷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
子軌從兄子抗並知名

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鄴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為資陽郡東曹掾

後去官歸于家義兵起軌聚衆千餘人迎謁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
悅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十四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
兵得五千人從平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叅軍時稽胡賊
五萬餘人掠宜春軌計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
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於
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旣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
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
子詹事會赤排羗作亂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州摠
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鄮國公三年遷益州道行臺左僕
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
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谷渾之衆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
鉗川遇賊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尋令率所
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于洛陽四年還益州時蜀寇往來聚結悉討
平之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

命卽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後徵入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軌追斬不及是歲行臺廢卽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爲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僞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墮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都督

子奉節嗣尚高祖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卧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伍伯段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栢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謀勲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使人說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摠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

徽五年重贈特進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摠管陳國公榮之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毀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母卒號慟絕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宮人至第節其哭泣歲餘起爲岐州刺史轉幽州摠管所在並以寬惠聞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爲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爲發蹤耳李氏有名圖錄可乘其便天之所啓也高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忤曰此吾家妹壻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爲樂尋

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卧內命之捨敬縱酒談諠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內高祖每呼爲兄而不名也宮內咸稱爲舅常陪侍遊宴不知朝務轉左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勲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勲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謚曰密子衍

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內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

靜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并州大摠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摠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

石嶺以爲鄯塞復從之太宗即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爲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于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諡曰肅子達

達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襲爵封信都男

唐傳二
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爲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轉
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陽公主從太宗征薛舉爲元帥府
司馬遷刑部尚書轉太常卿高祖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宮者十
餘王所有國司家產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
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復爲殿中
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與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
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
不肖而任之覩尸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
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謚曰
安子孝慈

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玠

希玠少襲爵中宗時爲禮部尚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戶開元
初爲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孝謹在外戚傳竇氏自武德
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

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

璉字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既定京師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果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璉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璉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鎮璉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璉宴之卧內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秘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爲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璉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毀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爲鄴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璉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璉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溫儒雅清顯爲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爲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靜經略璉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

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彥博之福竇軌之酷亦非全器焉
贊曰溫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唐書列傳卷第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十二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李綱

綱字少植少安仁

鄭善果

從弟元壽

楊恭仁

恭仁字思訓執柔弟

執柔弟執一

恭仁弟續續執柔

皇甫無逸

孫忠

李大亮

族孫迥秀

李綱字文紀觀州蓐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

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柰何以絃歌鷹犬之才居其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宮非得言者帝竒其對擢拜尚書右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爲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爲卿輔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于鄴大業末賊帥何潘仁以綱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相府司錄封

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摠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竄境內獸畜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痕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孥奔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

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踈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旣曾以表聞誕亦焉能制禁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旣招物議大戮羣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旣而謂

曰飛刀鱸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筮者之言頻乞骸骨高祖謾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垂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旣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効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旣不行鬱鬱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尚書仍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貞觀

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輦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任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之立碑初周齊王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司功書佐先綱卒

少植子安仁末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官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將

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
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自勝
觀者莫不爲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
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
理務崔氏嘗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處事不允母
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
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
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安可
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
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
之日亦何面目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已爲清吏所在有政
績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武威太守
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後突厥
圍煬帝於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

署爲民部尚書隨化及至遼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爲化及守禦督戰爲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寶建德進軍尅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柰何爲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瘡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僞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爲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于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璿在其數時以爲榮尋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爲江州刺史卒

元璿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侯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爲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璿以郡來降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叅旗將軍元

璿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巡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爲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爲掎角來寇汾晉詔元璿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搃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爲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璿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璿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璿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璿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璿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璿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璿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璿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怨違多

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燿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璽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爲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元璽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元璽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清之禮，隋文帝曾賜以孝經，至元璽事親又不以孝聞，清論鄙之。二十

年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弟孫杲。知名則天時，爲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與玄感戰于破陵，大敗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召入內。

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叅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由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隨至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執恭仁送于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未幾遙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乂之徵拜吏部尚書遷左衛大將軍鼓旗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
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
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女爲巢刺王
妃弟子思訓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
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
曰孝

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
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
怒密以毒藥置酒中思訓飲盡便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
誚闕稱寃制遣使就斬之仍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
思訓孫睿交本名璲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
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秘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別駕恭
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爲鄆州刺史續孫執柔則天時爲地官尚
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

曰我今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爲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卒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七年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飲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

慳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
之者稍貶爲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
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并爲立碑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壽春縣
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爲主壻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師
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國子祭酒玄弟思敬禮部尚書師
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
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
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其先安定
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
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
大人平生徇節義旣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
禮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
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拜與侯拜滄陽太守其有能名差品爲

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賊汚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倣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偏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

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搆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謚爲良孫忠開元中爲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爲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節隋朔州摠管武陽公大

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丘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幽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摠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巴東行次九江會輔公柘反大亮以計擒公柘將張善安公柘尋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

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解宇尋召拜太府卿
出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
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
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
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
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
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
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
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
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
叙致旣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也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內屬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勤
及七姓種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集之
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爲

於事無益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岷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先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載而遂絕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旣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未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旣不能俘

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爲河東道行軍摠管與大摠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計以功進爵爲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仍罄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後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儀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爲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

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迴授太宗遂遷弼爲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肯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玄齡居中尋遇疾太宗親爲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爲意表成而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爲噲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爲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爲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兄子道裕末微中爲大理卿

迥秀大亮族孫也祖玄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迥秀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叅軍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材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閣舍人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

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迺秀即時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迺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色顏色苟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迺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爲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爲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賊出爲廬州刺史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爲犬所乳中宗以爲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爲兵部尚書病卒子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籍沒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心不回始對隋文慷慨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不如之節存有始有卒之規可謂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李綱有焉善果幼事賢母長爲正人元璿於國

有功祗練邊事承家不孝終爲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馭衆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危自僞歸朝懷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者鮮矣師道慎密純善怯懦無更事之名抑勢避嫌署用致非才之誚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信之道著矣絕賓客以閉府門斷衣帶以續燈炷廉介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開親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謚爲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賣馬勸農是爲政也投身諭賊略也放奴婢從良者仁也因鷹諫獵臨終上表忠也論伊呂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報張弼恩義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婦人之手禮也無珠玉爲嗆廉也房玄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名下無虛士矣迥秀諂事權倖爰至台司餘不足觀清風替矣

贊曰李綱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毋訓清貞是資元璿父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今德無違師道慎密抑勢見機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迥秀託附實汚台司

唐書列傳卷第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十三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岡校

封倫

倫子言道兄子行高

蕭瑀

兄子鈞鈞子璿鈞子璿

業

裴矩

矩子宣機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蓟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爲行軍記室船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素將營仁壽宮引爲土木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爲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

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
素嘆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
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驟稱
薦於文帝由是權授內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不
開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
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峻文深誣策勲
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爲也宇文化
及之亂逼帝出宮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
然而退化及尋署內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化及弟
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
代舊臣遣使迎勞拜內史舍人尋遷內史侍郎高祖嘗幸溫湯經秦
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
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爲厚葬故百官衆
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

葬深爲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爲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叅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昔張華協同晉武亦復何以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府司馬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羣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之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高祖任倫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

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司空謚曰明初倫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爲祕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渝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恩隆胙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寘于常典理合誅夷但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旣彰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官削所食實封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後梁宣帝父歸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爲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爲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爲栖遁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疎斥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

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
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
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
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
爲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言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
其謀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
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爲寇勢何能
爲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爲河池郡守即曰
遣之旣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
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衆數
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
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太宗爲右
元帥攻洛陽以瑀爲府司馬武德五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
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

升御榻瑀旣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絕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勅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兩以報智者勿爲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爲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高祖常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內產業並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拜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羣寮指南庶務繁摠瑀見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

以倫爲中書令太宗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爲右僕射倫素懷險
詖與瑀商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干時房玄齡杜如晦
旣新用事踈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
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爲尚
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戶太宗常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
安其理如何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爲
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叅建亦得
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議
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
晉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叅議朝政
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快
快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
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
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

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叅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郡守應遭割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則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蒙誠訓又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覩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言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煙閣是歲立晉王爲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以瑀爲洛陽宮守車駕自遼還請鮮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

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玄齡已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爲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

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能蹠引殘魂於雀鷺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而前朕謂張亮云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扈之所垂棟梁之大體豈且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宮遘疾薨於官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宗爲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謚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更宜據實改謚曰貞徧公冊贈司空荊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歛棺內施單席而已異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歛葬儉薄子銳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爲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末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爲黃門侍郎累轉秘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爲房玄齡魏徵所重末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書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

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求鑒不欲今茲自彰其過所搢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楹翼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爲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毀卒瓘子嵩別有傳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于突厥貞觀九年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領突厥之衆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配流嶺南而死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他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爲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爲高平妊學齊亡隋文帝爲定州摠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文帝即位遷給事郎直內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王廣令

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歸之秘府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氏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黃門侍郎叅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王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悅及滅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懾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懷之略加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狄終

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乂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

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矩後從幸江都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鑒輿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爲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宇文文化及弒逆署爲尚書右僕射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爲尚書右僕射令專掌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盜事無節文矩爲之創定朝儀權設法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僞將曹旦及建德之妻齋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爲學者所稱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及太子建威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

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

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開皇末以父勲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卧内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爲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逆亂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煬帝署爲内史令初高祖爲殿内少監時士及爲奉御深自結託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

及至魏縣兵威日蹙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爲入閔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豈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爲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鄴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倫爲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爲容衛又折節禮士涼土服其威惠徵爲殿中監以疾出爲蒲州刺史

爲政寬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閣中
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爲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
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尋錄其功別封一子爲新城縣
公在職七年復爲殿中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
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
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厚自封植衣
食服玩必極奢侈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
宜爲恭竟謚曰縱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託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赧顏
託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
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心玄齡賢相焉尚容其諂佞弄醜行死
而後彰苟非唐臨之効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
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爲及太宗臨朝房杜
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旣形猜貳之言寧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祗

加福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略寬
簡士及通變謹密皆一時之稱也

贊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

唐書列傳卷第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十四

劉 昫

聞人詮校刻沈樞同校

高祖二十子

隱太子建成

巢王元吉

荆王元景

豐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霍王元軌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衛王玄霸

楚王智雲

漢王元昌

周王元方

韓王元嘉

鄭王元懿

號王鳳

鄧王元裕

魯王靈夔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豐王元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輝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

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_古貢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_度反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_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爲宮官與叅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_公成擁部落數萬人爲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_公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_公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_公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爲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旣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勲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

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官府競求恩惠太宗每愬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爲務至於叅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官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爲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以封奏官爵皆酬有功並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爲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勅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勅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旣父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爲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

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勅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爲官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爲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摠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爲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函鄉懼

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
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
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
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
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
不能倣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
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旣行元吉及四妃更爲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爲
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
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
雋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旣而太宗心中暴痛
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成秦
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尅平宇內
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
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

臺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爲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旣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勲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尅期舉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爲存社稷大

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遠君親魂歸地下實亦耻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叅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覈其事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爲惡豐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

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
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
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
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並坐誅太
宗即位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
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爲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謚
仍依舊○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
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已下送
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貞觀
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
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
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并州摠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
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千餘兩嘗言我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攬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

其豐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踈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摠管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宮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由是高祖頗踈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將避暑大和宮

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程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旣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義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旣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旺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璋齊王符璽云元吉合成唐

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也曰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辯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爲海陵郡王謚曰刺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謚如故復以曹王明爲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官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捕送于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曰

唐僖宗
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寬薨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爲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爲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爲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荊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爲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不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公華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叅建侯之舊

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軌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荊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號州刺史號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裕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暉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及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朞月宜冠恒冊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元景父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沉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爲嗣降爵爲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遼爲嗣荆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爲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承乾曰願殿下早爲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苞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繫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開踈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歛鷹鷂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鄴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旣得五十年爲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璿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正貲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

自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廷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賊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爲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爲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

授元嘉爲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爲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爲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爲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已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瑯琊王沖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沖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瑯琊王沖爲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衆唯沖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官至貞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璩爲嗣韓王國子員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年授豫州刺

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靈車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疎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眞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鄭王歷鄭路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總章中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荊州大都督謚曰惠陪葬獻陵子璿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龍初又封璿嫡子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爲太子詹事同正眞卒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

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嘗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荅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爲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

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爲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仍封諸孫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衛外將軍

號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幽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

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號王歷號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
滿千戶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
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
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安則天初爲曹州刺
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爲申州刺史初黃公
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爲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
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
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爲僚
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
夫未幾爲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
繼密王元曉改爲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
祿大夫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號王邕娶韋庶人妹爲妻由是
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
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

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號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脩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賊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鄧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爲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神龍初封吳子孝先爲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爲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誠其子豫章王璠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璠爲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爲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爲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

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爲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爲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藹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爲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隴吉冀洛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

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爲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魯王改宇嗣鄒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寶中爲右丞大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鄉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暉號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號元祥體質洪大署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號王鳳魏王恭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子永嘉王暉永隆中爲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皎女至

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子南安王穎嗣神龍初封穎弟亮子曇爲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散樂并集府僚巖關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徇求且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爲娛晉陵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

隸王親與博戲極爲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
虐物旣深何以爲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
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
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
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於滁州安置
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
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異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循琦嗣兄
弟六人垂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培子涉嗣滕王本名
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
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
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異重離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
鎮鉉况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
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

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脩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爲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

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爲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旣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旣無兵民若拘陷寔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唐書列傳卷第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十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高士廉

長孫無忌

高儉字士廉渤海脩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父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司隸大夫陟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爲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鳶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

南方不知母問安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時欽州審長真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離外感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爲行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爲安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

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須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
乃於故渠外別更跡使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爲
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
朱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實軌之鎮益
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
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
每爲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米置於本處
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
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
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
以爲美談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將
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
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
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娉財太宗惡

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
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
傳考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
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旣無嫌爲其世代表
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
偃仰自高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
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
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
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
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
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
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
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
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

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以佐命功並代襲
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旣任遇益隆多所表奏
成輒焚藁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
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今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
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
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
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
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形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寔資
訓導比日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祛蒙滯但據案奉對情
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
復勸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
太宗幸其第問之因敘說生平涖涕歔歔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
薨于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
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

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爲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致親臨內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泣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父洎身並爲僕射子爲尚書甥爲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眞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滅性汝宜強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喻曰古人立孝毀不滅身聞卿

絕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祿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戶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去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爲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眞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眞行令自懲誠眞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眞行爲睦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開府儀同三司龍襄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

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
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
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
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
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恭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
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子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
平之太宗自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侯大將軍貞觀
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
無忌佐命元勲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卧內其年拜尚書右
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
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蕃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
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
使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爲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
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

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爲宜且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滅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踈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爲誠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

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爲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脩條而抱臺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忌復懼鴟鵂嘯乎側葉鷦鷯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嬋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矧八

極以遐翬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宜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十二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盤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躬憂戡剪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迺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睦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于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

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
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
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
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
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
弼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
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
史改封襄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
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
督府長史鄆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鄆國公餘官食邑並如
故即令子孫弈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荊棘以事陛下今
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
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
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

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
弊爲無益之文覃及萬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
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
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
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
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
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
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
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
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
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爲日滋久
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
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
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俟

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
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
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
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書無忌等
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旣勒銘於鍾鼎又
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
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
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
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
瑤故輔國大將軍楊州都督襄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薨國公
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鄭節公開
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
鄭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
軍鄒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

興文懿公虞卅南故戶部尚書兪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宮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謹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脤廟堂闢土方面重氛載廓王略遐宣並契關屯夷効勞師旅贊景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勲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宜酌故實弘茲今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使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慘因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旣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

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寮必無異辭若不
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
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無忌
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且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
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
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已過公乃
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
者可以自改因曰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
比而摠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旣不
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
人酒杯疎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
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
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
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

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
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
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
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
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入受遺令輔
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
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即位
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
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
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異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
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
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
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異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
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

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賛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

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劾宗與侍中辛茂將鞠之劾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萬姓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準法破家帝位曰我使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于此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勲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今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惟請早使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沔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

送至洙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仲等並除名洙於嶺外劾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爲內史今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爲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惑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闡力安社稷勲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爲劾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音逢鬼蜮

唐書列傳卷第十五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事蘇之勤校勘